

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内参

(第 19005 期)

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研究中心

2019 年 3 月 1 日
(总第 143 期)
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

领导批示:

(批示与采纳情况请反馈)

中国需要“洋大”

黄建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考和建议。关键在于，究竟怎么理解“洋大”？“洋大”又是什么？

这是对专门从事教育和研究“大洋”的大学的一种简称。在“21 世纪是海洋世纪”里，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特别需要“洋大”。国际上早就有“洋大”的。但是，中国有“洋大”吗？从英文的学校名称看，有——中国叫 ocean

university 的“大学”至今共有五所，但从中文名称特别是从简称看，没有——中国至今是只有“海大”而还没有“洋大”的。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称呼问题，更是一个更加复杂和深刻的内涵、意识和理念及其研究的特色问题。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中国不仅需要“洋大”，而且还需要越来越多的“洋大”。

一、“洋大”研究“大洋”

其实，在国内呼吁中文的“洋大”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起码可以让不少人为之心中一动。但确切地说，它又不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几乎简称为“海大”的大学英文名称都是一个 ocean university。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大洋大学”。可是，为什么至今就是没有一所大学在自称是“洋大”而又都是在自称为“海大”呢？这说明，中国人的意识至今普遍还只是停在了 1999 年，包括在“海洋大学”里工作的人的意识也是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你的人已经跨进了 21 世纪并且已经即将走完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但你的意识和思维甚至理念至今依然还只是停留在了那个过时的 20 世纪。但这是一种即将被时代 out 的停留。停留得越久，被时代抛弃得就会越远和越大。

一看本文题目里面只是提到了一个单独的“洋”字，很多人都会自然想到：难道我们一直都在说的那个“海洋”概念原来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甄别吗？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海只是海，洋又是洋”。它们之间虽有密切联系，但不是

可以相互混淆而等同的，更是有所不同而区别的。没有这种区别，恰好说明你的意识已经落伍。这是一种范畴上和深邃程度上的滞后和落后。如果这种滞后和落后是具有国家和民族整体性的，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将会被淘汰。其中，大学是做这方面的意识唤醒、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的主阵地。它尤其注重一种概念的精致、精准和准确。思想的混乱一般都来自概念的混乱。概念的混乱一般又都源自学术的不到位。

由此来看，现在学术界研究的海洋问题确实只是本来学术问题的很小一个部分。很大部分的学术问题不仅还没有人研究，甚至根本还没有人提过或者想过。在这方面，学术界应该首先要有一个学术态度——对学术问题尤其是概念的研究应该做到精致和准确，如到底什么是“海”又什么是“洋”？但形成这种学术肤浅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而复杂的。其中既有客观上的，更有主观上的。在主观上的原因中，既有理解上的问题，又有翻译上的问题。

二、时代需要“洋大”

对海洋的学术研究，就有一个由翻译引起的学术问题至今在国内还没有给予正式的重视甚至注意。这是由对英文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的翻译引起的。对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究竟应该翻译成什么？细看全文后发现，它通篇就没有一个 ocean 的独立单词，只有与 ocean 有关的被翻译为“海

洋科学”的 Oceanographic 内容。它现在通常被翻译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乍一看，没有问题。其实还是很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它主要在，把那个 sea 翻成了一个“海洋”的集合概念而没有把它翻译成只是一个“海”的精准概念。这个翻法如果翻的是古代社会的文献，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进入近代之后，它只是一个“海”而并不是一个“洋”，也不包括“洋”的。这尤其是在现代的概念系统中更为突出。“海是海，洋是洋”。“海”和“洋”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完全不同的概念。“洋”的英语是 ocean，如大西洋、太平洋的英文用的都是 ocean。而 sea 经过现代的学术界定，它就只是一个“海”——在大陆架上的水域，如地中海、加勒比海、南海、东海用的都是这个 sea。但是，由于我们多情的把这个 sea 翻成了“海洋”。但就是这么一个一翻，就把本来就包含的一个客观存在的后续性的深入研究——就是对“洋”的法律研究给覆盖和一叶障目了，给人一个假象：以为是“海洋法公约”都包含了对“海”和“洋”的法律规定性。实际上是，它只是一个处理“海”里事务事端的一个国际性法律制度而已，是并不包括“洋”的。所以，地球上还有绝大多数的“海洋”正处在一个并没有法律制度管理的状态之中。

三、发展需要“洋大”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的界定在提示我们，国家要想在 21 世纪里图谋发展，一定少不了对“海洋”的利用、开发和

保护，特别少不了对“大洋”对人类发展的支持和支撑的研究。哪个国家在海洋意识和研究尤其在大洋意识和研究上占了先机，哪个国家就将在 21 世纪的发展中把握了主动权。由此也就想到了一个“海洋大学”和“大洋大学”的简称到底应该称呼什么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至今几乎还无人深入思考和琢磨的问题。我想到了“洋大”这个称呼。“洋大”这个称呼虽然起因还是有些唐突和多余，但论证起来还是很有些道理的。根据上面谈到的那个 sea 和 ocean 之间的不同，最主要还是深刻领会了国内“海洋大学”英语校名的内涵，就认为这个建议不仅可以成立而且还很立得住脚。叫“海大”毕竟有些俗套而狭窄甚至肤浅，而“洋大”毕竟有些洋气而宏大和远大。但对这种称呼，中国人还是有一些怪怪的感觉。原因主要是，一是它是从陆地思维看“海洋”的结果。二是它是“海洋意识”还有些肤浅的结果。中国人的海洋意识目前还在一个“海”层次徘徊而还没有进入一个“洋”层次。其实，现实中也已有教授在认为，把“海洋科学”简称为“海科”是不妥的。何况，我们现在人类真正的“大洋”研究还是有很多很多空白点的。所以，称呼“洋大”不仅在称呼上具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最主要是要在国内有意识地把我们的海洋研究方向从“海”进入“洋”。无论是从“海”“洋”面积上看，还是从英文 ocean 上看，还是从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及其潜力看，我们研究的重点也确实应该在“洋”而不是在“海”。

四、特色需要“大洋”

现在每个高校都在追求特色发展。没有特色难以立足。高校的特色主要是学术的特色。学术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概念必须准确。“名不正，则言不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什么又是系统的学术特色呢？不仅要体现在研究什么上，更要体现在怎么研究上；不仅“别人没有的，你有了”是特色——这是一种领域特色。还有一种是“别人有的，但你的角度独特别致”——这是视角和方法独特。现在中国“扁平化”的学科体系已经难以调动学者和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个“扁平化”体系的主要特征就是把特色全部都放在了“研究什么”的内容上，而基本忽略甚至轻视了“怎么研究”的方法上。如果能把“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交叉学科的基本态势。现在，特别是在研究“大洋”方面，就特别需要一种在传统学科基础之上的对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创新学科的立体架构和再度发展。所谓交叉学科其实是指两个或者 n 个挨着的学科之间的交叉。而所谓的跨学科，是指两个或者 n 个不挨着的学科之间的跨越。而所谓的创新学科，是指完全创新的一个学科领域或者研究方法。只有形成这样一个立体的具有创新性的学科体系，“大洋”研究才会推进到一个有序和可持续的状态。尤其是在这个“依法治国”正在成为常态的国际局势和海洋态势的裹挟下，对海洋制度的研究就会显得特别关键。现在全球的态势是，“洋”包围着

“海”，“海”又在包围着“岛”。而“岛”又有大岛和小岛之分。全球是71%的海洋包围了29%的陆地。所以，“海洋特色”体现在方法上会更加重要。我们特别需要“海洋情感”“海洋经济”“海洋管理”“海洋社会”，甚至还需要“海洋政治”。中国海洋大学就把“海洋政治学”作为了自己一个重要的特色学科正在全力推动。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因写了《老人与海》的海明威之后，人类的文学也就进入了一个“海洋时代”。但中国的“海洋文学”目前还是很少很少。

五、“洋大”鼓励“第一”

不同于“小海”研究，“大洋”研究是既有很多空白，又有很大风险。我们要做好它，就必须进行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大、最根本和最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政策创新及其变化。政策历来是“指挥棒”。“政策”不仅是政府出台的一种制度概念，更是一种鼓励人做事的机制机理概念。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还都没有像样的鼓励人们去从事“大洋”研究的政策出台。所以，中国要打造“大洋大学”即“洋大”，就必须要在政府和学校的政策层面有所调整。怎么调整？就是要鼓励我们学校、学院、学科、学者和学生都要在“大洋”研究上做到“第一个”的状态。这就需要鼓励“第一个”的政策。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第一名”政策。“第一名”是评比或者比赛的结果。“第一个”是前无古人做过并且还做出了成绩的概念。所以，所谓“‘第一个’

政策”，主要是鼓励人们做“第一个吃螃蟹人”的政策。并且还不是一个只是口头上表扬的鼓励，更是一个还有物质和资金上给予配套资助的奖励。比如说，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吃螃蟹”地建议这个“洋大”的称呼。那么，哪个部门或者学校采用了本文的建议，就应该给予奖金奖励一下本文。对这样的奖励，专家只要评审它是不是“第一个”就行。一旦“第一个”是成立的，就应该给予奖励的力度如同省部级奖。所谓的“第一个”应该以公开发表为准。只要你能拿出你是“第一个吃螃蟹人”的证据，政府和学校就应该给予重奖。如第一个提出某个概念，第一个在某个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个获得某个科研基金项目的资助，第一个给某个层次的领导上课或者汇报，第一个获得某个层次的横向课题，第一个对某个领域的研究，第一个提出非常特别有意的观点，等等。

总之是要鼓励创新。任何大的创新都是从微小和微信开始的，都是慢慢积累的结果。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二级教授）

总编：黄建钢	终审：耿相魁	责任编辑：张曼
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海大南路 1 号文理楼 224-2 室		
邮编：316022	电话：0580—2267345；15088876277	
电子邮箱：czzc2011@126.com	网址： http://czzc.zjou.edu.cn	